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二十三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注】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木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疏】注牛山至之貌○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牛山齊之東南山是趙氏在複壁中所注方向少錯無論今目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

臨淄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酈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力命篇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王以齊山實在南邑外謂之郊爾雅釋地文息之義與生同生亦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息長也息與息通剝彖傳云君子尚消息盈虛消息即消長也毛詩言濯濯者二大雅靈臺篇麀鹿濯濯傳云濯娛遊也崧高篇鉤膺濯濯傳云濯濯光明也濯足洗漸漑滌之名物經滌濯則垢汙悉去故光明為濯山有草木則陰翳不齊草木盡去不異洗濯者然故趙氏以濯濯為無草木之貌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注】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山之有

草木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

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

豈也豈希言不遠也【疏】注存在至遠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存存在也是存卽在也良之義爲善良心卽善心善心卽仁義之心放者存之反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高誘注云旦朝也旦旦猶云朝朝亦卽日日也旦旦言非一日也日日放其良心猶日日伐其山木山木由此不美人心亦由此不良良亦美也其日夜之所息趙氏解爲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息之義爲生長所息指生長此心之仁義仁義不能無端生長故趙氏以思欲明之蓋雖放其良心其始陷溺未深尙知自悔雖爲不仁而思欲尙轉而及仁義雖爲不義而思欲尙轉而及義此思欲之所轉卽仁義之心所生長相近卽性相近之相近放失之後其平旦之氣好惡尙與人相近則性善可知矣趙氏以人爲賢人謂能存仁義之心未放失其良者也其實與人相近正謂與禽獸相遠謂之爲人性原相近但日放一

日則日遠於人一日日遠於人一日即日近於禽獸一日而其日夜所息則仍與人近而不遠此孟子以放失仁義之人明其性之善也且旦伐之而所習仍相近則良心不易亡如此此極言良心不遠亡非謂良心易去也故趙氏以幾希爲不遠也或以息爲歇息心非是以幾希爲甚微亦失之趙氏佑温故錄云豈希言不遠與前注幾希無幾也異蓋亦隨文見義與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注**旦晝晝日也其所爲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干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爲未嘗有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疏**注旦晝至情也〇正義曰

說文日部云旦明也晝日之出入與夜為界宣公八年穀梁傳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注云旦日猶明日也漢書高帝紀旦日合戰注云旦日明日也趙氏言晝日也是以日釋晝也旦晝猶云明日謂今日夜所息平旦之氣才能不遠於人及明日出見紛華所悅而所息者乃牿亡矣音義云丁云梏古沃切謂悔吝利害也言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此梏從木書粊誓今惟淫舍牿牛馬鄭氏注云牿桎梏之梏是桎梏之梏通作牿故梏亡作牿亡也趙氏云其所為萬事有牿亂之則是以亂釋牿毛詩小雅何人斯云祇攪我心傳云攪亂也詩大雅抑篇有覺德行禮記緇衣引作有梏德行是梏與覺古通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梏羽羣注云梏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捁從手即古文攪字謂攪擾也捁牿梏同趙氏讀牿為攪故訓為亂丁氏以為桎梏非其義也何氏焯讀書記云有牿之有當讀去聲讀去聲則為又謂才有所生息又梏亂而亡失之也反覆即反復息而牿牿而又息息而又牿其始息多於牿久則牿多於息息則仁義之心存牿則利害之見勝牿之不已則心但知有利害不復能思欲息長仁義是利害之邪干犯仁

義之良故夜氣不足以存也至牿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乃違禽獸不遠然則人之不遠於禽獸亦非一日所遽至也坤文言傳云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繫辭傳云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又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旦旦伐之牿之反覆即漸積之謂也當其日夜所息好惡尚與人近是時早辨尚不至於牿亡此聖人設教所以恥之以仁畏之以義勸以利而懲以威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注 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在

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爲若是也【疏】注誠得至是也○正義曰楚辭離騷云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注云苟誠也故以誠釋苟人之自治必以問學聖人治人則以禮樂皆以法度於仁義也息仁義必以思欲養仁義必以法度趙氏深能發孟子之情或謂靜以任其自然非其義也說文水部云消盡也故以盡釋消手部云操把持也禮記曲禮操右契注云操持也故以持釋操舍即放放即縱論語雍也篇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集解引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論語里仁篇里仁爲美擇不處仁集解引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鄉大於里而皆爲民之所居故云鄉猶里以喻居也惟獨也近讀鄉爲向釋名釋州國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向也衆所向向也鄉里之鄉本取義於向則其義通矣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接惟心之謂句分明指心言蓋存亡即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大易憧憧往來往來者出入也大學

心有所心不在有所不在亦出入也是心原可出入而操舍者則因其出之入之也

章指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注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疏注王齊王也或怪也〇正義曰孟子仕齊久下云吾見亦罕吾退而寒之者至則是孟子仕齊乃有是語故知王為齊王也呂氏春秋審為篇云世必惑之高誘注云惑怪也或與惑同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注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

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牙生也疏注種易至生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暴曬也說文日部云曬暴也日光所曬故溫草木五穀雖有經冬而生者然其種必得溫和之氣乃能萌動今農入清明後浸稻種既發牙矣設遇風霜則必枯萎是陰寒以殺之也爾雅釋詁云希罕也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叔發罕忌傳云罕希也故罕見即希見也說文艸部云萌艸芽也芽萌芽也牙與芽通故幼小稱產牙萌牙即萌蘗也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注奕博也或曰圍棊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疏注奕博至奕者乎○正義曰方言云簙謂之蔽或謂之箘秦晉之間謂之簙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簙毒或謂之夗專或謂之圞璇或謂之棊所以投簙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

棊謂之奕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奕戴氏震疏證云簙博古通用說文云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胄作簙箘簙棊也局博所以行棊奕圍棋也荀子大略篇云六貳之博楊倞注云即六棊博也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楚辭招魂篇菎蔽象棊有六簙些王逸注云菎玉也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投六箸行六棊故謂六簙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寗子視君不如奕棋廣雅簙箸謂之箭兒專簙也廣平枰也曲道栒也圍棋奕也皆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栒通作局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松栢之心為博箭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即竪之名為驍棊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廣平為博局之枰取義於平也說文云枰平也韋昭博奕論云

所志不出一枰之上小爾雅廣服棊局謂之奕宋氏翔鳳訓纂云說文奕圍棊也廣雅釋言圍棊奕也亦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十棊之變由不可既也亦即奕字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後漢書張衡傳奕秋以棊局取譽注云奕圍局也棊即所執之子按博奕皆用棊奕為圍棊博為局戲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法與圍棊異按謂博與奕異是也博蓋即今之雙陸奕為圍棊今仍此名矣以其異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棊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棊劉徽九章算術句股羃用諸色棊別之凡用以布列者之通名而博之棊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棊俗謂之錐尚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奕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奕旨云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雖有雌雄不足以為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為資

應時屈伸此分別博奕甚明蓋奕但行棊博以擲采而後行棊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奕益遠矣趙氏以論語博奕連言故以博釋奕其實奕爲圍棊之專名與博同類而異事也引論語在陽貨篇第十七○注數技至得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任其數而已矣淮南子原道訓貴其周於數高誘注並云數術也禮記鄉飲酒義古之學術道者注云術猶藝也坊記尙技而賤事注云技猶藝也技術皆訓藝數之爲技猶數之爲術即數之爲藝禮記少儀游於藝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九數爲六藝之一故數可稱藝其實數之名漢書律秝志云一十百千萬是也九數之用其爲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其用大矣而一枰之間方罫之內勝負視乎多筭所以商度而計較者亦數之類也故云小數致之言細密也用志不細不密則負矣故專一其心以細密其志也致是細密細密即是精趙氏章句不解致志而章指云不精不能不精即解不致志不能即解不得也趙氏注中所略每於章指補之

奕秋通國

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注】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奕曰奕秋使教二人奕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念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爲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疏】思援弓繳而射之○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援引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好弋者先具繳與矰注云繳大綸說文糸部云繁生絲縷也文選文賦李善注引說文云謂縷系矰矢而以隿射也矢部云矰隿射矢也隹部云隿者繁射飛鳥也詩鄭風女曰雞鳴箋齊風盧令箋皆云弋繳射也孔氏正義曰以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說文糸部又云緡

鈎魚繁也然則繁爲生絲縷之名可用以繁弓弋鳥
亦可用以繁竿釣魚○曰非然也○正義曰王氏引
之經傳釋詞云有一人之言而自爲問答者則加曰
字以別之孟子爲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也爲與
謂同義言謂是其智弗若也趙注云爲是謂其智弗
如也分爲與謂爲二失之○注有人至奕秋○正義
曰古之以技傳者每稱之爲名如醫和卜徒父是也
此名奕秋奕是技名故知秋爲其名因通國皆謂之
善奕故以奕加名稱之也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注云孟子曰奕秋通國
之善奕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儲字承上思字儲蓄
精思正是專心致志李善注是也王應麟以儲亦善
奕之人非是藝文類聚引尸子云鴻鵠在上扞弓𢰅
弩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曰弗知非二五難計也
欲鴻之心亂也此文殘闕當即孟子此文之意俱學
者俱習也智即性之神明也弗若者習相遠也非然
者非性本相遠也此章以智明
性與前章以仁義明性互見之
章指言奕爲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

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

也疏詩云至謂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濟濟二句左傳成二年楚子重引之云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荀卿梅福王褒皆以爲文王賴多士以寧獨管子云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也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澤利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以濟濟指文王言賈誼新書又云輔翼文王則身必已安也以寧指多士言二解並異按此詩爲大雅文王篇第三章傳云濟濟多威儀也孔氏正義云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云濟濟多士之容止也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此同濟濟與多士連文自指多士趙氏引以與一人善之相對多士則寧一人則不智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注熊掌熊蹯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疏注熊掌熊蹯也○正義曰周禮秋官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注云蟄獸熊羆之屬賈氏疏云謂熊羆之皮及熊蹯之等文公元年左傳云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注云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宣公二年左傳云宰夫胹熊蹯不熟宣公六年公羊傳熊蹯不熟注云蹯掌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注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

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爲
耳

疏 注莫甚至爲耳○正義曰趙氏謂人之所欲莫
甚於生是不知好義之人也不知好義乃苟求
得生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是不知惡不義之人也
不知惡不義乃苟於辟患是指喪失其良心者而言
於下由是云云不貫近時通解則以此爲反言以決
人性之必善必有良心以爲下人皆有之張本欲生
惡死人物所同之性乃人性則所欲有甚於生所惡
有甚於死此其性善也此其良心也何以見其欲有
甚於生於其不爲苟得見之何以見其惡有甚於死
於其患有所不辟見之惟其良心乃能如是使人而
本無良心則惟欲生而已惟惡死而已所欲無有甚
於生則何以不爲苟得所惡無有甚於死則何以有
有所不辟反復以明人必有此良心或謂此言生死
之權度所欲有甚於生則不苟得此生所惡有甚於
死則不苟於辟患此舍生而取義之事也使無義可
取則此時所欲莫甚於生則又以得生爲是此時所
惡莫甚於死則又以辟患爲是生而不苟生
生而義則亦不苟死不爲苟得患有所不義辟爲不貪生

亡義者言也可以得生何不用可以辟患何不爲爲輕生不知義者言也義不在生亦不在死當死而死當生而生聖人之權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注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爲不爲苟惡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

疏由是至喪耳○正義曰趙氏以由是以下爲一節蓋以兩由是與是故二字相呼吸○注不爲苟惡○正義曰苟惡謂不肯苟且爲惡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注人之餓者得

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嘑爾猶呼爾咄啐之貌

也行道之人道中凡人以其賤已故不肯受也蹴蹋

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絜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

受也【疏】注嘑爾至貌也○正義曰音義云嘑呼故切咄丁都忽切叱也啐七內切呼也呼與嘑通

文公元年左傳江芊怒曰呼役夫注云呼發聲也役

夫賤者稱怒而稱以賤者而先發聲為呼則呼是怒

辭文選送於陵陽侯詩注引倉頡篇云咄啐也曹植

贈白馬王彪詩注引說文云咄叱也說文口部叱訶

也吒叱怒也言部云訶大言而怒也嘑之訓為號趙

氏以與嘑爾之義不合故用左傳呼字讀之又解以

咄啐明其為怒也或以嘑為召呼乃行道之人招之

使食未見其必不肯受下云道中凡人以其賤已○正

用呼役夫之意也道中卽路中○注蹴蹋至絜之也

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蹴躡也蹋踐也躡蹈也蹈踐也

蹴躡蹋踐蹈五字相轉注以足踐履之則汙而不絜

毛詩邶風谷風不我屑以傳云屑絜也絜與潔同不

屑是不以爲潔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注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爲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疏注言一至乏者○正義曰嘑爾蹴爾無禮者也不受不絜貴禮也萬鍾或以禮或不以禮以禮則義可受不以禮則義不可受此宜辯別者也不辯則有非禮而受者矣音義云辯丁本作變云於義當爲辯辯別也阮氏元挍勘記云周易釋文由辯荀作變是辯變古字通用按今本作變五經文字云辯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昭公三年左傳云釜十則鍾考工記㮚氏量之以爲鬴鬴即釜是鍾爲量器也釜爲六斗四升鍾爲十釜是六斛四斗也淮南子修務訓蟯蟯然日加數寸注云加猶益也人曰

食幾何故於己身何有加益昭公六年左傳奉之以仁注云奉養也廣雅釋言云供供養也故以供釋奉說文人部云供設也一曰供給謂畜妻妾則給以養之奉即祿食也詩大雅瞻卬篇君子是識箋云識知也得字趙氏無釋而云施與音義出得我與云張云平聲亦如字以施釋與則趙氏讀與如字得我與謂得獲我之所施與也讀與爲平聲則得我不可爲得獲之得哀公二十四年左傳云公如越得大子適郢注云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悅也得與德通禮記樂記云德者得也國策齊策云必德王秦策云必不德王此得我即德我所知之人窮乏而我施與之則彼必以我爲恩德而親悅我也近時通解如是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注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爲此

三者爲之是亦不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也

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注】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哉【疏】注可哀憫哉○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哀閔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注】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疏】注學問所以求之○正義曰前言放其良心失其本心操則存舍則亡賢者能勿喪蓋所以放之失之舍之喪之者由於不能操之所以不能求之也何以操之惟在學問而已學問即中庸所云

博學之審問之論語所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孔子所云好古敏求孟子所云誦詩讀書聖人教人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者無有他意不過以此求其放心而已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野之方悉雁行之勢亦必不能從事於奕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學問所以求之一語精義然求放心非學問不爲功須兼到乃盡耳求放心卽是求仁義而全乎人也

章指言由路求心爲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疏由路至詳矣○正義曰求心在於知義知義在於學問趙氏深得孟子之

指通儒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注】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爲指不若人故也【疏】注無名至故也○正義曰無名指詳見滕文公篇下楚辭招魂云敬而無妨些王逸注云妨害也故害事爲妨害於事但不信則非疾痛或雖不疾痛而以不信妨事尚須慮之而又爲無名之指非手之所常用則不信亦不妨害事可不慮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注】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

類也類事也疏注類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達鬱篇云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高誘注云類事也禮記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注云知類知事義之比也

章指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嚮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注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也疏注拱合至名也○正義曰尚書序云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史記集解引鄭氏注云兩手搤之曰拱王氏鳴

盛尚書役案云其與拱通僖三十二年傳爾墓之木拱杜預注合手曰拱呂覽季夏紀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說文手部云把握也莊子人間世云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釋文云拱恭勇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毛詩鄘風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云樹此六木於宮謂桐梓與榛栗椅漆爲六是桐梓皆木名爾雅釋木云榮桐木注云卽梧桐又云椅梓注云卽楸是也齊民要術有種桐梓法

章指言莫知養身而養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戒未達者也疏而養樹木○正義曰孔本樹上有其字阮氏元挍勘記云孔本韓本衍其字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注人之所愛

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疏注人之至相及也○正義曰趙氏之意以身對心而言心身皆人之所體愛心亦兼愛身則養心亦兼養身故先言人之所愛則養之渾括身心而言次言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明養身由養心而兼及之也膚為肌肉屬身言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注考知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疏注考知至養也○正義曰考與攷同周禮夏官大司馬以待攷而誅賞注云考謂考校其功詩大雅文王有聲篇考卜維王箋云考猶稽也養身為養心之所兼則大小顯然可見善則為大人不善則為小人欲知其為大人小人則不必攷校稽察於他事即其所養在何體則知之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注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

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者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疏】注養小至大人○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大貴小賤無可易也注以大謂心志小謂口腹是已忽增出貴賤謂頭頸賤謂指拇則支矣按頭頸貴者以下十八字於上下文義不貫恐非趙氏原文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注】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疏】注場師至師也○正義曰周禮地官載師以場圃任園地注云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場人每場下士二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果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注云場築地為墠季秋除圃中為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場為納禾稼而築故云場以治穀場為圃中之地蓋圃乃樹草木今言養其樲棘故連圃言之爾雅釋言云師人也蓋場

師門場人也場人稱師猶工師醫師漁師之屬爾雅釋木櫬梧與桐榮木別梢山檟與椅梓別蘦梧雖與檟異而為一類故梧亦稱梧桐梓雖與檟異考工記注云梓榎屬以其屬統言之則楷亦桐也榎亦梓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檟楸也釋木槐小葉曰榎郭云槐當為楸楸細葉者為榎又大而皵楸小而皵榎郭云老乃皮粗皵為楸小而皮粗皵為榎又槄山榎郭云今之山楸榎者檟之或字阮氏元挍勘記云樲棘古書皆作樲棗爾雅遵羊棗注引孟子養其樲棗古本爾雅皆同唐宋人本草注亦作樲棗毛傳云棘者棗也統言之也故羊棗雖小而得稱棗樲棘小棘此是樲棗小棗之謬不可不正小棘之謂尤為不通說文解字注云釋木曰樲酸棗孟子曰舍其梧檟養其樲棗趙曰樲棗小棗所謂酸棗也孟子本作酸棗宋刻爾雅及玉篇唐本草又本草圖經皆可證今本改作樲棘非是樲之言副貳也為棗之副貳故曰樲棗本草經曰酸棗味酸平主心腹寒熱邪結氣聚四肢酸疼溼痹煩心不得眠諸家皆云似棗而味酸按齊民要術種棗第三十三云孟子嘗曰樲棗藝文類聚引孟子作養其樲棗則樲棘宜作樲棗是也錢

氏大所養新錄云爾雅樲酸棗不聞樲棘爲小棗梧檟二物則樲棘必非一物樲爲酸棗棘卽荆棘之棘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注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爲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

疏注謂醫至人也○正義曰尋常養身人但養一指不致失其肩背惟疾病隱於肩背而見於一指醫但見其指有疾而不能知疾之在肩背徒治其指而轉有傷害於肩背老子云輕則失本王弼注云失本謂喪身也易東北喪朋釋文引馬注云喪失也國語晉語而先紂喪韋注云喪敗也國策秦策云紛彊欲敗之高誘注云敗害也是失喪敗害四字轉注失卽害也趙氏讀狼疾爲狼藉而以亂釋之漢書劉屈氂傳云事籍籍如此注云籍籍猶紛紛也呂氏春秋愼大篇高誘注云紛紛淆亂也楚辭憂苦篇心紛錯而不受王逸注云紛錯憒亂也狼藉猶紛錯害而不知此醫之昏憒瞀亂者矣滕文公上篇狼戾趙氏以爲猶狼藉又云饒多狼

藉猶棄於地凡饒多則紛錯故爲亂亂而饒多亦爲豐盛故史記陸賈傳名聲籍甚漢書注引孟康云言狼籍甚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言狼籍甚盛盛與亂之訓不同而皆本於饒多則一也注中醫養人疾不知治疾兩疾字與經文疾字無涉經文疾字趙氏以籍字讀之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注飲食之人人所以賤之者爲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邪亦爲懷道德者也疏注如使至德者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適往也國策秦策云疑臣者不適三人高誘注云適音翅翅與啻同不啻猶云不但也然則適如字則爲之往之義讀如翅則爲啻但之詞趙氏既云存仁義以往是以往釋適字又云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邪直以

但字代適字然則趙氏兼存兩義也飲食之人不以嗟來爲恥故其往食也人賤之存仁義而往如大烹以養聖賢則不家食吉利有攸往矣謂其往因行仁義非因貪口腹故不爲尺寸之膚爲仁義而飲食則亦豈但爲口腹兩讀皆可通此所以兼存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說文適從辵啻聲適啻聲相近故古字或以適爲啻

章指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疏是以君子至禮也○正義曰國語楚語藍尹亹謂子西曰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昭公三十二年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注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疏注鈞同也○正義曰僖公五年左傳均服振振賈注

服注皆云均同也說文金部云鈞三十斤也土部云均平徧也同爲平徧之義鈞爲均之通借字故訓同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注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注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注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爲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爲小

人也比方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

疏注人有至不能奪○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緣天官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淸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又天論篇云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呂氏春秋貴生篇云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為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必有所制高誘注云四官耳目鼻口也制制於心也制於君也呂氏以耳目鼻口為四官心為君官制於君說文宀部云官吏事君也此心不在官之列也荀子天論

以耳目鼻口形爲天官以心爲天君此義與呂氏同其正名篇之天官卽此天官五官卽此耳目鼻口形不連心言故五官簿之不知與心徵之無說對言是不列五官也楊倞以耳目鼻口心爲五官失荀子意矣孟子稱耳目爲官亦稱心爲官蓋心雖能統耳目而各有所司心不能代耳司聽代目司視猶耳目能聽能視而不能思耳目不能思須受治於心之思心不能司聽司視而非心之思則視聽不能不蔽於物廣雅釋詁云官君也以其能治耳目之所司則爲君以其各有所司則君亦是官禮記聘義云精神見於山川注云精神亦謂精氣也大戴記曾子天員云陽之精氣爲神精氣在心爲思在耳爲聽在目爲視以其各有所主爲官以其各有所施爲事洪範敬用五事是也物之義爲事耳目之視聽事也外來之利欲亦事也物交物謂以外來之利欲交於耳目之視聽斯時若不以心之思治之則視聽之事蔽於利欲之事視聽之事所以蔽於利欲之事者緣利欲之事交接於視聽之事因而引誘此視聽也甲乙經云鼻者肺之官目者肝之官口者脾之官舌者心之官耳者腎之官肺合大腸大腸爲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爲受盛之

府肝合膽爲淸淨之府脾合胃爲五穀之府腎合膀胱爲津液之府少陰屬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爲中瀆之府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此六府之所合也心屬五藏耳目屬五官而耳目與五藏相表裏心與六府相表裏孟子以心與耳目同爲官故趙氏舉五官連六府以明之周禮春官大師注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故以比爲比方阮氏元挍勘記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亦作比按朱子文集云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又集注云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趙注既云比方安可因近本之譌而疑之上文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乎其大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今多譌爲此物公詳注父老三老孝弟官屬今本比亦譌此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乃作比方按比方是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此字舊本作比依舊本比方之中郎含下大小分列之義孟子此節詳辨耳目之官心之官原取比方之意舊本自不可易王氏引之

經傳釋詞云說文曰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曰比皆也孟子比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趙家大人曰言耳目心思皆天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為大也趙注以此為比方謂比方皆天所與人性情失之或改此為此改趙注比方為此乃尤非謹按孟子之意自以大者指心小者指耳目小者不能奪是思則得也趙氏以大者指性善小者指情慾情欲即耳目之蔽於物緣性善故心能思立其大者則心之思有以治耳目之聽視不立其大者則耳目之聽視有以奪心之思趙氏以性情言之蓋小固屬耳目大亦不離耳目以心治耳目則能全其善性即為養其大體以耳目奪心則蔽於情慾即為養其小體趙氏恐人舍耳目之聽視而空守其心思故不以心與耳目分大小而以善性情慾分大小此趙氏深知孟子之恉有以發明之也善勝惡即解立字非謂天以善性與人即是立不待操存自能使小者不奪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其見於思乎思誠則立乎其大矣耳目之官不思物之未交沖虛自然斯已矣心之官異是人皆有天德之知根於心自誠明也思中正而達天

德則不蔽不蔽則莫能引之以入於邪自明誠也耳之能聽也目之能視也鼻之能臭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心之精爽馴而至於神明也所以主乎耳目百體者也聲之得於耳也色之得於目也臭之得於鼻也味之得於口也耳目百體之欲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小者也理義之得於心也耳目百體之欲之所受裁也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大者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雖犬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沖虛自然也動則蔽而罔罔以行人不求其心不蔽於是惡外物之惑己而强禦之可謂之所以異乎是以老聃莊周之言尚無欲君子尚無蔽尚無欲者主靜以爲至君子達天德秉中正欲勿失之盈以奪之苟爲以求靜而欲之剪抑竄絕君子不取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謂心能主乎耳目非離乎耳目之官而專致力於思然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舍視聽言動無下手處也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異學之所以岐也吾學則不然吾於物之不當爲者而斷乎其不爲此吾志之定於其先而立乎其大者而至於耳目交物之時而果能造不爲之意此

之謂無惡於志此之謂愼獨

章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注】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注】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疏】注要求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勸學篇以要不可必又直諫篇將以要利矣高誘注並云要求也終亦必亡而已矣【注】棄善忘德終必亡之

章指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求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注】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也趙孟晉卿之貴者能貴人能賤人人之所自有者他人不能賤之也【疏】注凡人至賤之也○正義曰良之訓爲善毛韓之傳詩鄭氏之注禮記周禮箋詩何氏注公羊傳韋氏注國語高氏注呂氏春秋許氏說文解字張氏廣雅司馬氏注莊子某氏傳尚書孟康如淳注漢書孔晁注周書無不然故良心即指仁義之心謂善心也此良貴趙

氏明指仁義廣譽則亦當訓爲善謂貴之善者也人所貴者富貴富貴之貴不如仁義之貴良也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元有善義亦有首義故爾雅釋詁云元良首也良訓善因亦爲元首此善於彼則此居彼上故左傳所云良醫即周禮所云上醫若曰此醫之善者亦即醫之首也山海經西山經瑾瑜之玉爲良注云良言最善也最善善之最即善之長善之長即善之甚故趙氏解良知良能爲甚知甚能皆由善之義引申者也人人所自有此是解人人有貴於己者言仁義不待外求富貴則趙孟能貴能賤此仁義之貴比校富貴之貴所以爲良非良字有自有之訓也良貴猶云最貴非良貴猶云非最貴也自儒者誤以良爲自有之訓遂造爲良知之說六書訓詁之學不明其害如此周氏柄中辨正云孫奕示兒編晉有三趙孟趙朔之子曰武謚文子稱趙孟趙武之子曰成趙成之子曰鞅又名封父謚簡子亦稱趙孟趙鞅之子曰無恤謚襄子亦稱趙孟按吳斗南云趙盾字孟故其子孫皆稱趙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

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注】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疏】注詩大至服也○正義曰引詩在大雅既醉篇第一章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高粱之變王冰注云高膏也粱粱也又腹中論云夫子致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粱是不合其心注云高膏粱米也國語晉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韋昭注云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多驕放此與素問義合富貴之人不徒食精米必兼以肥故左傳曹劌云肉食者鄙肉即膏食即粱也禮記喪大記云不辟粱肉肉即指膏也說文肉部云膏肥也米部云粱米名也明分爲二趙氏言細粱如膏則專指粱米而言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注膏粱細粱如膏者此猶山海經之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郭注謂味滑如膏者也按膏粱對下文繡文是衣繡是裳則膏粱亦當是

二物謹按禮記月令仲秋文繡有恒注云文謂畫也
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孔氏正義云尚書咎繇謨云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是衣畫
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裳繡也畫色輕故在
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此周氏所本也
乃趙氏云文繡繡衣服也亦不分爲二劉熙釋名釋
言語云文者會集衆采以成錦繡會集衆文以成詞
誼如文繡然也又釋采帛云繡修也文修修然也是
文繡不分也說文糸部云繪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
龍華蟲作繪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繪會疊韻今
人分皋陶謨繪繡爲二事古者二事不分統謂之設
色之工而已續謂畫繪謂繡絲繡文如聚細米也繡
謂畫也今皋陶謨作粉米許見壁中古文作黺絲黹
部云黺畫粉也此云絲繡文如聚細米也皆古文尚
書說也孫氏星衍五服五章今文論云大傳曰山龍
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說文
黝沃黑色繪女黑色義皆爲黑會繡此四色於元衣
合爲五色故於黑色獨云作繪也大傳又云天子衣
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璪
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

自天子至士皆服山龍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是下士亦服袞龍之證周時沿古制也士山龍亦在元衣故禮器云士元衣纁裳也爾雅云袞黻也廣雅云山龍彰也說文黹字解云以山龍華蟲爲袞衣袞爲畫龍之衣山龍爲五等共有之章服故爾雅廣雅畢舉之以該華蟲等五章服色天子備五色得服華蟲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嚳服黃黼黻衣言天子有華蟲獨得服黃說文黹黼黻三字皆從黹黹卽刺繡黼爲白與黑相次文黻爲黑與青相次文黺爲畫粉絲爲繡文如聚米又繡爲五采備也是黺絲黼黻皆繡文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言元衣黑衣會山龍青華蟲黃宗彝白璪火赤而成五采云彝從糸糸綦也者言繡文如彝器之博綦文而艾白色云璪玉飾如水藻文者言繡文如冠玉之文謂之藻火卽色赤而文似藻史記夏本紀以文繡二字釋山龍至絺繡經文文亦畫也大戴禮稱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孟子稱舜被袗衣趙氏注袗畫也被以畫衣黼黻絺繡也史記五帝本紀云賜舜絺衣與琴以畫袗衣爲絺衣者刺繡於絺說文以袗爲元服可證元衣加繪繡故亦謂之繡元袞五帝本紀稱堯黃收純衣

純衣卽黃黼黻衣言其元質則曰純言其畫采有華
蟲則曰黃刺繡之事以絺葛之精細者爲質布畫山
龍等五章於上而繡之所謂畫衣益畫而繡之經云
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五色畫也五采繡也故月令云
命婦官染采以黼黻之文刺於山龍等五章空隙之
處復分畫其界緘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爲黺禎
其文如聚米也荀子正論篇論天子則服五采雜間
色重文繡云五采如今文說山龍等五色也間色如
黼黻各有二色相間也重文繡謂衣裳俱用之重襲
也經文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在上者因刺繡必
先布畫五章而後刺粉米黼黻之文衣則以黹黻加
山龍以下五等裳則黃質而有赤色稱爲纁裳僅用
粉米黼黻而已王制正義引鄭注易下繫云南方色
赤黃而兼赤故爲纁也合之考工記及說文黼爲白
黑相次黻爲黑青相次纁裳不必有五章而五色已
備詩人謂之繡裳繡是備五采之名也江氏聲尚書
集注音疏云說文黹部黺畫粉也衞宏說糸部絲繡
文如聚細米也蓋繡必先畫以粉畫爲聚米之形乃
後依其畫粉而刺之故謂之黺絲但黺絲實爲一章
若用畫粉爲解似分黺絲爲二故不別解黺義而合

爲黺絑也然則繡皆先用粉畫之獨於絑言黺者舉一以見例也

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注】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勝一車薪之火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爲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無仁矣【疏】注爲仁至仁矣○正義曰亦若是者因杯水之仁不能救輿薪之不仁則謂之不仁勝仁也儀禮士昏禮記云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廣雅釋詁云兼同也此

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卽此又同於不仁之甚者也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卽則同作不仁之甚者也此讀爲頃近解作助則讀如字國策秦策云不如與魏以勁之高誘注云與猶助也惟其信不仁而細仁則足以助不仁惟其助不仁則雖有杯水之仁亦同於不仁之甚而此所有杯水之仁且終亦歸於不仁則不特同之而已說文亡部云無亡也亡無二字相通惟其喪亡所以無也趙氏讀亡爲無以爲終必無仁蓋旣自以爲仁不勝不仁則爲仁之心沮而爲不仁之意萌久而並此杯水之仁而亦喪之則終於無仁而已矣然則當不能勝之時須自知仁之本微發憤而充之擴之則不勝進而爲勝何至於亡乎

章指言爲仁不至不反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益於賢也疏無益於賢也○正義曰荀子正論篇云今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

益於人也趙氏以孟子言與於不仁之甚猶荀子言與無益於人故用此語以明與字之義宋子言見侮之不辱將以爲有益於人不如同於無益於人此言仁不勝不仁者自以爲有仁不如同於不仁之甚也趙氏每以注中未詳者於章指補明若此尤甚奧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注】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不如荑稗之草其實可食爲仁不成猶是也【疏】注熟成至是也○正義曰呂氏春秋明理篇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是熟即成也齊民要術種穀篇引孟子不如稊稗古從艸從弟之字多通爾雅釋草云稊英注云稊似稗布地生穢草邵氏晉涵正義云稊一名英孟子云不如荑稗即稊也莊子知北遊云道在稊稗李氏以爲二草名稊有米而細故別於秕秋水篇云似稊米之在太倉司馬彪云稊米小米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注云荑

似稗布地殘草也今子稗子是也按稊似稗耳非郎稗也蕛與稗俱堪水旱種無不熟北方農家種之以備凶年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說文稗不別也稗似禾而別於禾之穀余見京東州縣農家種之莖勁采不下垂略似粟但穀色近黑耳宋靖康之亂役爲奴婢者使供作務人月支稗子五斗舂得米八升由是言之稗斗才得米三升六合耳而農人種之者所以備凶年汜勝之云稗堪水旱種無不熟是也又說文穇黍屬穇音卑今穀名中無卑音者余以意斷之曰禾別曰稗黍別曰穇而未敢信也丙申歲居京師庭中芒種後生一本數十莖貼地橫出至生節處乃屈而上聳節如鶴膝莖淡紫色葉色深綠每一莖又節節抽莖成數穗穗疏散至大暑後而穀熟光澤如黍余以爲此必穇也見農人問之則曰稗也余曰農家所種稗似粟與此殊不類則對曰此野稗也亦曰水稗余乃檢玉篇廣韻中穇皆有稗音穇爲黍別無疑也稗穇並宜卑溼地又視禾黍爲卑賤故字皆從卑梁太清三年鄱陽王範屯濡須糧乏采菰稗菱藕以自給其所謂稗即野稗也曹植七啓云芳菰精稗亦指野稗謂之精者修辭家之美稱與召旻詩毛

氏傳所云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稗者異義謹按不如荑稗猶孔子言博奕猶賢孔子非教人學博奕孟子非教人種荑稗也解者謂是理消物長之喻不如荑稗是天理之槁枯不勝人欲之長旺非孟子義也

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爲仁必其成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注羿古之工射者彀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疏必志於彀○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必志於彀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志作至下同浦鏜云志誤至翟氏灝考異云注疏本志俱作至宋刻九經下一志字作至南軒孟子說上一志字作至按章句曰張弩向的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則原本宜皆志字南軒注羿教人使志於彀則其上一正文亦不應作至○注羿古至張也○正義

曰說文弓部云𢏚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曰𢏚善射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邑部竆下云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羽部羿下云亦古諸侯也皆即此𢏚帝嚳射官爲諸侯自鉏遷於竆石所謂有竆后羿也𢏚與羿古蓋同字而堯時射師彈十日者高誘云此堯時羿非有竆后羿按說文弓部又云彀張弩也弓有臂者周禮四弩夾弩庾弩唐弩大弩毛詩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傳云的質也禮記射義引此詩注云的謂所射之識也弓弩既張則心用於中的故志志專向於的趙氏謂用思專於張弩之時非謂所志於張弩也商書盤庚上云若射之有志鄭氏注云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此經云必志於彀與書義同趙氏注亦與鄭同也阮氏元挍勘記云張弩向的所謂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注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爲圓也矩所以爲方也誨教也教人必以規矩學者以仁義爲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

也【疏】注規所以爲圓也○正義曰孔本無也字○注誨教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誨曉教也

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彀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孟子正義卷二十三終

姪廷琮
弼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四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注】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爲重【疏】注任國至爲重○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任國名太皞之後風姓漢爲任城縣後漢爲任城國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問禮稱宰我無宿問連不誠有子之風哉翟氏灝考異云廣韻盧字下注云孟子有屋廬著書鄭樵通志氏族略云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按屋廬子未聞著書即在當時有之孟子之徒豈應言彭聃之法或爲別一人與

曰禮重【注】答曰禮重色與禮

孰重曰禮重【注】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注】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

【疏】以禮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所謂禮食者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按襄公三年左傳云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國語晉語亦有此文韋昭注云禮食公食大夫之禮孔氏左傳正義云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爲賓公親爲之特設禮食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公立于序內西鄉注云不立阼階上示親饌又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公設之于醬西又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此即親饋之禮也又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間祭云云又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于醬湆間此即主人親饋則客祭之禮也○親迎○正義

曰周氏柄中辨正云親迎之禮自諸侯至士庶皆行之天子之親迎則禮無明文左氏謂天子至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後儒或從左氏或從公羊愚獨取唐陸淳尊無二上不當親迎之說以爲定論或言無禮文可徵不知禮固有即此可以通彼者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若宗子父挾皆沒則不親迎以無命之者也由此推之則天子之不親迎可知矣或問然則諸侯即位而娶無命之者亦不親迎乎曰是不然諸侯雖無父命有王命古者諸侯之娶告於天子天子命之故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始也夫有天子之命則親迎焉宜也若天子則眞無命之者也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注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爲不可答也

疏注於音至答也○正義曰說文云烏孝烏也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然象古文烏省於即於字然則烏於本一字後人以於通于故趙氏音烏音烏猶讀爲烏也以爲歎辭即烏呼之辭也論語里仁篇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何氏注云何有言不難也

雍也篇於從政乎何有皇氏疏引衛瓘云何有者有餘力也若以雍也篇於從政乎何有則於如字不讀烏若曰於答此任人之說何難之有趙氏言何有爲不可答也則謂任人設難爲不可答正與何氏解何有爲不難者相反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引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注云何有言若無有此似與趙氏之意相近蓋趙氏謂揣本齊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可言即可答此歎其不可答謂未能揣本齊末知其大小輕重也以何有爲不可答故斷於字爲句而以爲歎辭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注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

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疏】注夫物至山邪○正義曰方言云度高為揣昭公三十二年左傳云揣高卑杜預用方言解之度與量義同揣量即揣度也說文立部云竱等也從立專聲春秋傳曰竱本肇末等者齊簡也故凡齊皆曰等齊語竱本肇末韋昭注云竱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揣蓋竱之假借字趙注揣量似失之木部椯下云一曰度也孟子正當從木作椯類書謂稱量曰敁敠丁兼丁括反即竱語之轉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岑高也爾雅山小而高岑孟子告子篇可使高於岑樓趙岐注云岑樓山之銳嶺者釋名岑嶃也嶃嶃然也岑嶃聲相近故呂氏春秋審己篇齊攻魯求岑鼎韓非子說林篇作讒鼎讒與岑皆言其高也

說文廞崟也又云嵒山巖也讀若吟僖三十三年穀
梁傳云必於殽之巖唫之下楚辭招隱士嶔岑碕礒
兮上音欽下音吟又云狀貌嶔崟兮峨峨張衡思元
賦云冠嵒其映蓋兮合言之則曰岑崟說文山之岑
崟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岑崟參差史記作岑巖揚雄
傳玉石嶔崟蕭該音義引字詁云嶔古文岑字張衡
南都賦幽谷嶔岑上音岑下音吟嵇康琴賦崔嵬岑
嵒並字異而義同釋邱培塿冢也方言云冢秦晉之
間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堬或謂之埰或謂之埌
或謂之壠自關而東謂之邱小者謂之塿大者謂之
邱培亦高貌也風俗通義云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
之間田中少高卬者名之為部義並與培同塿亦高
貌也趙注岑樓山之銳嶺者義與塿同方言注云培
塿亦堆高之貌因名之也培塿堬聲之轉也冢謂之
堬亦謂之培塿縣謂之㼽亦謂之瓿甊北陵謂之西
隃小山謂之部婁義並相近也趙氏謂不節其數累
積方寸之木節其數謂但以一木為節累積譬如岑
樓高一丈則累積此木百餘即高過於一丈矣方寸
之木本不能高於岑樓今累積之故可使高也猶食
色本不能重於禮今變通之故可使之重也周氏柄

中辨正云寸木高於岑樓猶韓非子所謂立尺材於
高山之上按近時通解如是與趙氏義異○注一帶
鉤之金○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晏子春秋
曰大帶重半鈞鳥屨倍重鄭君說東萊稱以大半兩
爲鈞然則帶鉤金半鈞才重三分兩之一○注翅辭
也至重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翅者翅
是語辭即不啻也說文卩部云啻語時不啻辭也奚翅
不啻猶史漢之言夥頤或析翅字訓但誤矣注云若
言何其重也正謂食色之重者後人添不字遂不可
解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疧病不翅也翅同啻
卩部啻下云語時不啻也倉頡篇曰不啻多也世說
新語云王文度弟阿至惡乃不翅晉宋間人尚作此
語古書或言不啻或言奚啻皆或作翅國語云奚
翅其聞之也韋注云奚何也何啻言所聞非一語也孟
子奚翅食重趙注翅辭也若言何
其重也今刻本作何其不重也誤往應之曰紾兄之
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
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

之乎【注】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疏】注紾戾至輕者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紾盭也紾玉篇音火典切引戾也方言軫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江東音善說文紾轉也考工記弓人老牛之角紾而昔鄭衆注云紾讀如轉紾之紾釋文紾劉徒展反許慎尚展反角絞縛之意也孟子告子篇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注云紾戾也音義紾張音軫又徒展反淮南子原道訓扶搖紾抱羊角而上高誘注云紾抱了戾也紾讀與左傳感而能昣者同釋訓云軫軳轉戾也並聲近而義同說文戾曲也盭弼戾也盭與戾通音義云摟音婁文選琴賦注引劉熙注云摟牽也趙氏與劉同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毛詩魏風山有樞弗曳弗婁傳云婁亦曳也釋文引馬云牽也楚辭怨思篇曳慧星之皓旰兮注云曳引也摟之爲牽即婁之爲曳也爾雅釋詁云摟聚也郭璞注云摟猶今言拘摟聚也說文手部云摟曳聚也許之言曳聚猶郭言拘摟聚曳聚者牽引使聚合也摟必兼曳聚二義而爾雅言聚

以見曳毛傳言曳以見聚說文備其義耳文選射雉賦云來若處子徐爰注云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處子善曰司馬兵法曰始如處女莊周見逍遙遊彼釋文云處子在室女也易咸九三傳云咸其股亦不處也虞翻注云巽爲處女凡士與女未用皆稱處矣

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摟紾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注】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疏】注曹交至名也○正義曰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曹滅於哀之八年復見於哀之十四年宋向魋入於曹以叛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甸服故曰曹爲伯甸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蓋宋雖滅曹

仍爲附庸於宋故至戰國而尚有曹君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故春秋言入不言滅者以此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郯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郯實爲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郯邳四國則郯係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爲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並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滅薛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知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班班也何妄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爲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儼然滕更挾貴之風孟子則麾而去之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非無謂也按二說一以爲曹雖滅而仍爲附庸一以爲曹滅後有國於曹者皆以爲實有曹君交實爲曹君之弟與趙氏注相引申而辨王氏曹亡久矣之說毛氏奇齡經問云盛唐問孟子曹交趙岐注曹君之弟按春秋哀八年宋人入曹左傳竟云滅曹執曹

伯以歸如此則孟子時已無曹矣其曰曹君之弟何
居得非經祇書入原未嘗滅乎曰經有書滅而並未
滅者定六年鄭師滅許是也有書入而即是滅者
此宋人入曹是也史記曹世家載曹伯陽十五年宋
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則曹此時信亡矣趙岐之注不知何所本當是誤耳
然則孟子之曹交何如曰此張南士曾辨之當是曹
姓而交名者何以言之其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
館鄒者魯縣鄒即邾春秋注邾本曹姓爲顓頊之後
則曹交者者與鄒君同姓故得見鄒君而假館焉或即
鄒君之弟戰國禮衰不分宗不別氏弟得以其戚戚
君故兄之弟同姓未可知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春秋
之末曹已爲宋所滅曹交非曹君之弟或是曹國之
後以國爲姓或是鄒君之族人鄒本邾國邾本曹姓曹
故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蓋欲於其同宗之爲
君者假館也便有挾貴之意此二說則仍王氏之說
而又爲曹鄒同姓之說按以曹君之弟假館於鄒君
不必定爲同宗至以交爲鄒君之弟則交明云得見
鄒君此豈親弟口吻則趙氏之說未可非也趙氏佑
温故錄云曹之復事在春秋後趙氏蓋當有所案據

推是曹交已知問堯舜憂食粟請受業不可謂非有志而孟子告之甚直且詳卽其言鄒君言假館亦情事所有未足遂爲深怪而孟子復詔以歸而求之有餘師蓋學在身體力行不在口說古人從師非必朝夕一堂始爲受業也非棄之也或注無譏辭自僞疏好逞臆於注外遂以曹交挾貴而問孟子辭之然謂不屑教誨則既明明教誨之矣而何與滕更之不答同哉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注】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何

【疏】交聞至則可○正義曰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爲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爲姒氏至禹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肵疾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至湯體長專小足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然則湯九尺所云長專也文王十尺所云博長也皆天授故曹交

舉而言之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注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爲之乃爲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之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矣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爲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爲之耳

疏注何有於是言乎○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奚何也是奚有卽何有趙氏解答是也何有爲不

可答則是以何有爲無有此何有於是亦是無有於是蓋謂其不必如是說也按何有亦宜解作不難是字指文王湯之能爲堯舜謂不難於湯文之爲堯舜也○注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正義曰音義出匹雛云匹張如字丁作疋云注去疋雛小雛也匹不疋訓小而訓詁及諸書疋訓耦訓小無文今按方言疋小也音節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尐少也物多則大少則小故方言云尐小也廣韻𡮐尐小也方言注作懺截孟子告子篇力不能勝一匹雛趙岐注云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孫奭音義謂尐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按孫說是也玉篇鸐謂小雛也鸐與尐通小雛謂之鸐猶小蟬謂之蠽爾雅蠽茅蜩注云江東呼爲茅蠽似蟬而小說文𩮜束髮少小也張衡西京賦云朱鬘𩮜髽尐鸐蠽𩮜並音姊列反其義同也方言謂小雞爲鶖子鶖鸐一聲之轉廣韻吡姊列切鳴吡吡也吡吡猶啾啾亦一聲之轉也按禮記曲禮云庶人之摯匹注云說者以匹爲鶩釋文云匹依注作鶩音木玉篇集韻有鴄字以此通之孟子似匹雛即鶩雛乃鄭云說者謂匹爲鶩者白虎通瑞贄篇引曲禮而解之云匹謂

鶩也鄭所云說者指此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贄庶人執鶩用以相準故白虎通以匹爲鶩匹之訓爲偶爲雙不知何物而擬之云此所云匹者謂鶩謂兩鶩也非匹有鶩訓鄭云說者以匹爲鶩即與匹謂鶩同義訓詁之體凡訓之云者皆非定稱釋文音匹爲木孔氏正義直云匹鶩也皆非是至造爲鴨字尤非矣張氏讀匹雖如字亦義爲偶爲雙力不能勝一雙雛則是兩雛說文隹部云雛雞子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雛嘗黍淮南時則訓注云雛新雛也然則雛爲雞之名讀匹爲必則必雛即是小雞讀匹如字則匹雛不是即雙雛曲禮單云匹故擬之爲此已連字稱匹雛不得又援禮注以匹爲鶩也學者以匹爲鶩轉忘乎雛爲雛矣○注烏獲至爲之耳○正義曰史記秦本紀云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是烏獲爲王古之有力人韓非子觀行篇云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是烏獲能舉千鈞也國語魯語云不能任重韋昭注云任勝也論衡效力篇云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誦胸中之

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又云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此所云任皆勝也烏獲能移舉千鈞此烏獲之任也人亦能移舉千鈞則是舉烏獲之任能舉烏獲之任卽為烏獲此亦為之為與上為無力人爲有力人二爲字同上兩爲字趙氏俱以謂解之是人稱謂之此爲烏獲亦是人見其能舉烏獲之任卽稱謂之爲烏獲而已烏獲之力不能强學故必視能樂其任而乃可謂之烏獲若一匹雛則斷無不能舉之人今日不能勝此豈足患由不肯爲耳弗爲耳之爲解作行爲與上三爲字不同趙氏之意以孟子勝一匹雛比人之爲堯舜謂人之爲堯舜非如爲烏獲必能舉烏獲之任人之爲堯舜弟如舉一匹雛人人不患其不勝特患其不爲自解者以爲烏獲比爲堯舜則移舉千鈞詎容漫致閻氏若璩釋地三續引陳幾亭之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不聞人皆可以爲烏獲以此譏孟子言辭小失由未知孟子之指亦未審趙氏之注也不勝原卽不能勝故以不勝爲患卽是以不能勝匹雛爲患以不能舉烏獲之任爲患則挾山超海語人曰我不能也以不能勝匹雛爲患則爲

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也為堯舜非舉烏獲之任也乃舉一匹雛之力也何也堯舜之道不過孝弟之人之於孝弟未有不能勝者也故儒生能說百萬章句進句結章篇至百十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此烏獲之任也非人人所能為也孝弟之道人人能為一匹雛之勝也非此趙氏之義也又按鹽鐵論能言篇大夫曰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籍謂此即本孟子牧童即力不能勝匹雛之人若不行而徒言則自言能舉百鈞即可謂之烏獲矣然則必能舉烏獲之任乃可為烏獲力不能勝一匹雛之人而徒空言自詡其舉百鈞豈得眞為烏獲乎此於孟子今曰二字體會而出烏獲不可以空言冒堯舜不可以形體求不能舉堯舜之任但形體似堯舜不可為堯舜猶不能舉烏獲之任但口稱能舉百鈞不可為烏獲此又一義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或疑不勝匹雛如何可以至烏獲因遂譏孟子為妄說不知不勝匹雛與舉百鈞皆必無之事皆代其人摹寫之辭並非正論有人於此於衆方角力之時而彼獨逡巡退縮曰吾之力雖一匹雛不能勝也力雖薄亦何至不勝匹雛然由其頹靡之習則必終為無力

之人矣今或不然於衆皆畏憚之事而彼獨毅然不顧曰吾之舉不至於百鈞不止也力雖果亦豈能遂舉百鈞然竭其邁往之材久之固亦得爲有力之人矣天下之稱有力者莫如烏獲其所任皆舉之而莫能勝也然試思彼亦人耳安在烏獲之遂絕於天下也者設使若人者馴而致之而一旦遂至於烏獲則亦一烏獲而已矣人於堯舜何獨不然吾故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然而人且曰吾弗勝者何也凡事必歷乎其途然後可以知其難易今之人直未一身歷焉而遽以不能勝自謝也此何異於不勝匹雛之說也惡知夫堯舜之可爲更非若烏獲之不可強而至哉本文意甚緜密學者粗心讀之未免以辭害意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注】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爲也【疏】注長者至爲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齊侯長矣注云長老也廣雅釋詁同是長者即老者也荀子修身篇云端慤順弟漢書蕭望之傳

云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云弟順也顏師古云弟爲悌悌阮氏元按勘記云孝悌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悌作弟按悌者俗字徐行舉一匹雛也疾行不能勝一匹雛也故云人誰不能徐行者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注孝弟而已人所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弟之行桀服譎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也爲堯似堯爲桀似桀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注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注】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此學也【疏】注孟子至學也○正義曰史記平津侯主父傳云較然著明又伯夷傳云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漢書谷永傳云白氣較然起乎東方張安世傳云賢不肖較然較然皆言其明白易見也呂氏春秋權勳篇云爾子苦之貴卒篇云皆甚苦之高誘注並云苦病也是病即苦也呂氏春秋辨士篇云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高誘注云餘猶多也多即不少也論語子張篇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述而篇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皆有餘師之謂也

章指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為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疏】蓋詩

至蔽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言在思無邪而已蓋歇後語東漢已有之韓退之論語筆解云蔽猶斷也李翺云詩三百斷在一言終於頌而已或趙氏亦取一言斷之義以爲道在於爲而已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疏】注高子至小人○正義曰公孫丑篇高子以告注云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盡心篇孟子謂高子注云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地術此注則但稱齊人毛詩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氏正義云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翟氏灝考異云韓詩外傳又稱高子與孟子論衛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以叟稱之與尹士追蠡二章之高子蓋有別趙氏佑溫故錄云前已有高子以告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又論詩後論聲樂毛詩序

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即釋文所述吳人徐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亦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問稱叟而曰固曰茅塞是後注所謂鄉道未明者然毛詩以小弁爲平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之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則爲小矣足明孟子所主詩說與毛同高子亦未嘗不同特其見理未精得孟子析言之而後明遂爲毛詩授受所從出注則以爲伯奇之詩是見琴操尹吉甫愛後妻子而棄其適子伯奇者或以爲韓詩說蓋趙注言詩往往從韓如引摽有梅之摽作莩解以御于家邦之御爲享與毛異趣以鶌鳩詩爲刺邠君並逸尚書孫氏音義間有證明而此獨闕第觀注云父虐之之其辭甚輕則亦與母不安其室者均爲人子所遭之不幸不足深較大小適足以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單行至今而三家多放失也按琴操云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妾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

綴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伯奇編衣荷而衣之采楟花而食之淸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太平御覽引韓詩云黍離伯封作也曹植令禽惡鳥論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此伯奇之事而不言其爲小弁之詩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云斯伯奇之所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此上言伯奇下引小弁之詩乃中間以比干則未必以小弁爲伯奇所作惟論衡書虛篇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則或者當時有伯奇作小弁之說也毛詩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孔氏正義云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其首章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臼將殺之末章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云念父孝也引孟子此文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

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注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爲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甚也疏注固陋至甚也○正義曰論語述而篇儉則固集解引孔氏云固陋也荀子修身篇云少見曰陋所見寡少不能通達故又云不達詩人之意不達正是固禮記曲禮云君子謂之固注云固謂不達於禮也堅守一說而不能通是爲固也廣雅釋親云叟父也故以高叟爲高父言義出爲詩云丁云爲猶解說也按論語陽貨篇云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皇氏疏云爲猶學也爲本訓治學亦即是治

之治之則必解說之矣音義出關弓云丁張並音彎文選三都賦劉逵注引孟子此文作彎弓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抓之言弙也說文弙滿弓有所鄉也字亦作扜呂氏春秋壅塞篇扜弓而射之高誘注云扜引也古聲並與抓同彎亦抓也語之轉耳說文彎持弓關矢也昭二十一年左傳豹則關矣杜預注云關引弓也史記陳涉世家士不敢貫弓而報怨漢書作彎彎關貫並通道言也大戴記曾子制言中云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道之之謂戒其不可射也然疏則言之和故談笑親則言之迫故號泣號泣則欲其言之必受也廣雅釋詁云親傶近也說文戚爲斧鉞之名與傶通故爲親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小弁首章之文毛氏傳云舜之怨慕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孔氏正義云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趙氏特引此句以明小弁之怨同於舜之號泣而特不以爲宜曰之詩而言伯奇仁人而父虐之蓋以宜臼非仁人不得比於舜之怨故取他說也曹氏之升摭餘說云此章只是論詩不是論平王詩原非平王作也平王既立遺師戍申是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但知申侯立己爲有

德而不知申侯弑父爲可誅忘親逆理如此則謂宜曰爲小人并其詩而斥爲小人之詩何不可者故孟子曰何以言之而不虞其以怨爲小人也蓋宜曰之不仁全是不怨而愈疏宜曰不怨而其傅道之以怨明示以親親之道而諫動其固有之仁奈何反以其怨爲小人哉劉氏始興詩盡云孟子親之過大據此一語可斷其爲幽王太子宜曰之詩蓋太子者國之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之而亡故曰親之過大若在尋常放子則己之被讒見逐禍止一身其父之過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云親之過大故又詩二章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此有傷周室衰亂之意若尋常放子其於國家事何有焉

曰凱風何以不怨 注 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 疏 注詩邶至不怨○正義曰

毛詩序云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孝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箋云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其孝子自責之意是凱風亦孝子之詩也 曰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注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閔己知親之過大也愈盎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爲如是是盎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怠稱曰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爲不得矣疏注凱風至不孝也○正義

曰趙氏說小弁既不用詩序而以爲父虐伯奇虐謂放之於野以此爲過大故以凱風之母但心不悅母心不悅視虐放於野爲小故引詩語以明大小之義葢亦不用凱風詩序不安其室之事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先仲氏曰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爲母責子詩予向取其說以說國風既讀孟子則尤與不可磯並幽王逐子尹吉甫殺子義合彼皆戕害其子故過大此但責子過情故過小若不安室則過不小矣此即趙氏義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宋晁說之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歟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黃太沖亟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成志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不嫁爲之快絕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歎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尚

曰採風者親觀其事序詩者申美其事遂不爲聖人所刪序曷可非也蓋七子之母從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則負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惡豈僅僅過而已哉周氏柄中辨正云、從一而終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凱風爲親之過小豈小其失節哉嘗即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斯爲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諭可以挽回若遂呼天怨懟則己心未盡矣以悟親之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謹按周氏解大小二字是也蓋小大猶云微著母不安室與父亂德政其過同但母志未著則微而可以感消父亂已成則著而不容膜視趙氏以激釋磯葢即讀磯爲激不可磯即不可激也楚辭招魂云激楚之結王逸注云激感也趙氏讀磯爲激而釋之爲感故云孝子感激輒怨其親謂母以不悅激發其子子因其激而遂怨是不可耐此激發也阮氏元挍勘記云不可磯按段玉裁曰注中訓磯激也但於雙聲求之磯與杭概字古音同謂摩也故毛詩音義云磯居依反又古愛反古假借字耳近人以石激水解之殊誤說文固無磯字按說文木部云概所以杭斗斛也杭平

也易月幾望荀爽作月既望周禮大人幾珥注云幾讀爲钊從既從气與從幾原可相通廣雅釋詁云杙摩也摩之即所以平之然則不可磯即不可杙亦即不可平因毋不安其室心不能平因而怨懟與不可激之義亦相近或磯即事父母幾諫之幾顯露其親之過是不可幾也廣雅釋水云磯積也積石在水中晉書音義云磯大石激水也此因磯之讀激而附合於磯之爲磧故有此解趙氏則無之也爾雅釋詁云俞盜也俞即古愈字詩小雅小明篇政事愈蹙箋云愈猶盜也盜疏謂疏之甚也蓋溫柔敦厚詩教也凡臣之於君子之於親朋友相規兄弟相戒均宜纏綿愷惻相感以情而不可相持以理宜相化以誠而不可相矜以氣是以詩可以興觀羣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如凱風之孝子以至誠之情自責以感動其母此詩教之常也高子既授子夏之詩習知其義而小弁之詩情辭憤激迴非凱風可比實與詩教相背故以爲小人之詩不知豔妻已煽讒口已成周室將亡殊非小故爲臣子者竟惟以低聲緩步談笑處之則視君父不啻路人不亦疏已甚乎高子但守其常不通其變故孟子以固執勗之然臣子事君父之道究

以凱風為正事猶未著失亦無多不難平心婉議誠有未便惟宜載睍睆之音樂棘心之養消之於未形乃直指其非自沽其直以激其君父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家國是則不可磯之為不孝也故孟子雖譏高子為固而仍以不可磯切言之則高子者蓋不失為經師者也舜之五十而慕正與凱風七子同毋不安室七子自責以慰安之而毋即不嫁父頑毋嚚舜自責以父養之而瞽瞍即底豫然則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父故諫有五而知患禍未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是為諷諫孔子獨從之孟子引舜之五十而慕以證凱風之不怨非引以證小弁之怨也

章指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疏生之至於親○正義曰儀禮喪服傳世父母叔父母傳云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白虎通諫諍篇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

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呂氏春秋精通篇云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注】宋牼宋人名牼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問欲何之【疏】注宋牼至名也○正義曰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真天下之好宋鈃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鈃也楊倞注云宋鈃

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鈃同音口莖反又天論篇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云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爲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鈃音形又胡泠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又藝文志名家者流有尹文子一篇顏師古引劉向云與宋鈃俱遊稷下禮記曲禮云從於先生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國策衛策云乃見梧下先生注云先生長者有德者稱齊策云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注云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牼蓋年長於孟子故孟子以先生稱之而自稱名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孟子嘗與宋牼有雅故於齊別去久之忽邂逅石邱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比也石邱趙氏但云地名或以爲宋地蓋以牼爲宋人也張氏宗泰孟子諸國年表說云當孟子時齊秦所共爭者惟魏若楚雖近秦時方强盛秦尚未敢與爭惟梁襄王元年癸卯有楚

與五國共擊秦不勝之事而獨與秦戰則在懷王十七年先是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惠王患之乃使張儀南見楚王王爲儀絕齊而不得秦所許故分楚商於之地懷王大怒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大敗虜大將軍屈丐等遂取漢中王復怒悉國兵襲秦戰於藍田又大敗韓魏聞之襲楚至鄧楚乃引兵歸此事恰當孟子時孟子是年因燕人畔去齊疑孟子或有事於宋而自宋至薛因與宋牼遇於石邱

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注 牼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

疏 搆兵○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秦楚之兵搆而不離又齊策秦楚構難高誘注云構連也呂氏春秋審爲篇云民相連而從之高誘注云連結也又勿躬篇云車不結軌高誘注云結交也搆與構通交結連構四字義同構兵即交兵也說文冓部云冓交積材也木部云構蓋也杜林以爲椽桷字椽桷亦以交於楣棟得名由

冓之交取義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注孟子敬宋牼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願聞其指

欲如何說之疏願聞其指○正義曰指與旨同禮記王制云有旨無簡不聽注云有旨有其意漢書河間獻王德傳云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曰我將言其

不利也注牼曰我將爲二王言興兵之不利也曰先

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

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

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

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

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

有也【注】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亡矣【疏】注則舉國至仁義○正義曰大戴記保傅篇云接給而善對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又文王官人篇云取接給而廣中者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對周禮天官太府以待王之膳服外府而待邦之用注並云待猶給也接待即接給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終盡也呂氏春秋音律篇數將幾終高誘注亦云終盡也終去仁義是盡去仁義故云舉國尚利忘仁義舉國皆忘是盡去也亡與忘通禮記少儀云有亡而無疾注云亡去也故以去仁義爲忘仁義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

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注】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爲名也

章指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失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爲名也

【疏】俗化至名也○正義曰文子精誠篇云見其俗而知其化荀子正名篇云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昭公三十一年左傳云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注】任薛之同姓小

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報也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子受而未答也疏注任薛至國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東平國任城故任國太昊後風姓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左傳云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孔氏正義引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又引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任風姓薛任姓非同姓之國趙氏蓋誤以任爲任姓與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國君之弟以國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以酅入於齊紀侯弟也依春秋例季任當爲任季傳寫顛倒耳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既相必朝夕左右爲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邪外何以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爲禮稱其幣既思范

雖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東騎至湖關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故曰儲子得之平陸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注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閒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為相故輕之邪

疏注俱答二人○正義曰趙氏以之任之齊即是答其幣交之禮但答季子則見之答儲子則不見所異在見不見而答則同是也若謂不見儲子即是不答詎有遠以幣交既受其禮而至其地不答者乎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爲其不成享也【注】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尙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疏】注尙書至享禮○正義曰書序云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此文云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鄭氏注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旣簡亦是不享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享獻也言當識別諸侯之享與不享孟子告子篇引此經趙岐訓物爲事不若鄭注義長據孟子所引無惟字惟不役志于享故謂之不享凡民亦惟謂是不享也趙氏以孟子自以不成享解經文故以不及事爲有闕有闕卽是不成享淮南子精神訓云可以爲天下儀高誘注云儀法也趙氏以法訓儀訓享獻之禮宜多儀法今儀法有闕卽是不成享獻

儀不及物謂享獻所當具之儀法儀法所當行之事今不足也趙氏以不足解不及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各有太過不及也王冰注云不及不足也鄭氏以儀爲威儀物即指所享之物謂享獻宜多威儀今儀不及物是儀少而物多意雖與趙亦略同然儲子以幣交幣即物也得之平陸而不自往是威儀不及幣物也鄭氏之義尤與孟子引經之恉爲切矣周氏用錫尙書證義云多如漢書袁盎傳皆多盎之多享多儀享以儀爲多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注**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遣交禮爲其不尊賢故答而不見**疏**注聞義而服○正義曰阮氏元按勘記云閩本作聞義服監本服上剜增而字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本按當作聞義則服用弟

子藏語

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也【疏】亢答不差○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古本亢作允似誤亢謂不見儲子答謂見季子按周說非也趙氏明言答而不見則不見非不答也漢書高帝紀云沛公還軍亢父注引鄭氏云亢音人相抗答亢猶當也當即應也亢答猶云應答耳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注】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名者有道德之名也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子孟子嘗處此

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疏】注齊大至中矣○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孔氏正義云大國謂公與侯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孟子之世七國官制尤草草國策中惟魏曾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證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周氏柄中辨正云國策魏王使司徒執范痤鮑注云本周卿此主徒穎者然芒卯爲魏司徒居中用事此魏有司徒之證楚襄王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此楚有司馬之證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四年公子成爲相李兌爲司寇此趙有司寇之證又楚有司馬名翦周有司寇名布皆見國策豈可謂七國時無此官但三官並設者甚少則

以上卿亞卿下卿爲三卿其說自不可易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注伊尹爲湯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此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三人雖異道所履者一也疏注伊尹至一也○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孟子稱伊尹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非定以爲五也胡氏謂無五就之事而古凡頻屢之辭云三者多云五未別見也鬼谷子忤合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鬼谷與孟子並時其言合符則孟子所得於傳聞者當實云五禮記曲禮云帷薄之外不趨注云步而張足曰趨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期也禮記表記云處其位而不履其事注云履猶行也國語晉語云下貳代履索昭注云履步也趨與履

義相近故以其趨爲所履也一者何也注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注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履仁而已髡譏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注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何用賢爲疏注公儀休爲執政之卿○正義曰史記循吏列傳云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鹽鐵論相刺章大夫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

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酒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此即因孟子而演焉者也盧氏文弨羣書拾補云子原說苑雜言篇作子庚乃泄柳字呂氏春秋觀表篇云魏國從此削矣高誘注云削弱也此之削弱由於彼之奪取故云削奪又申之云亡其土地說文水部云滋益也公孫丑上則弟子之惑滋甚趙氏以益甚釋之此訓爲多土地之亡日見其多斯所存乃見其削弱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注】

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注】

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緜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知之

疏 注王豹至善歌○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毛詩魏風園有桃我歌且謠傳云曲合樂曰

歌楚辭大招云謳和楊阿王逸注云徒歌曰謳然則
謳歌同一長言而歌依於樂謳不依於樂此所以分
也說文欠部云歌詠也言部云謳齊歌也齊歌之說
有二漢書高帝紀皆歌謳思東歸注云謳齊歌也謂
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假令齊聲而歌則當曰衆歌不曰齊歌李善注吳都
賦引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太平御覽引
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豔淫歌曰哇
若楚辭吳歈蔡謳孟子河西善謳則不限於齊也謹
按區有衆義說文區从品在匸中品衆也爾雅釋器
云玉十謂之區考工記㮚氏四豆爲區皆取積衆之
名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軀區也是衆名之大總若區
域也聚衆聲而爲謳故云謳和楊阿齊聲相和也
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
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史記河渠書云道河
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雒汭至
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
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
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勃海載之高
地即鄴東也溝洫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

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
也又泰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
從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
賈讓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
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橫言緣西山足乘高地即太史
公言載之高地讓言西薄大山即橫所謂隨西山下
此即鄴東大河故道由黎陽北行故淇水至黎陽入
河若黎陽之河既竭不北行入海則淇水已合於清
河矣惟河水至黎陽北流故衛風碩人云河水洋洋
北流活活左傳稱齊先君所履西至於河是齊在河
東衛在河西故衛稱河西也河水北流淇水全在衛
地故云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蓋趙氏當東
漢時鄴河入渦河徙東行衛地不在河西而淇水不
濱衛地故兩引詩以明古河與淇之所在此趙氏地
學之精也胡氏渭禹貢錐指云詩衛風河水洋洋北
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謂
之北流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
墟商墟即古朝歌城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爲
河淇之間故淳于髡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是
也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高唐地在齊國之西西在

右故其地爲齊右也韓詩外傳云淳于髡曰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高商蓋即高唐揖封蓋即縣駒藏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陸士衛樂府吳趨行楚妃且人歎齊娥且莫謳唐劉良注齊娥齊后也善爲謳歌勿皆採以爲曲李善注齊娥齊后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縣駒處高唐而齊后善謳今孟子作齊右善歌趙注高唐齊西邑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則趙注本不作后字而李劉注文選皆以齊娥爲齊后李注又引孟子證之蓋有別本作后字者按作后字非也河西齊右言其相化者衆若善歌僅一齊后非髡之偕也○注華周至其哭○正義曰襄公二十三年左傳云齊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人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弔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禮記檀弓亦載此事言杞梁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是華周即華旋杞梁即杞殖旋與還同乃皆言杞梁死杞梁之妻哭按左傳載華周之言

則周志在死決矣古人之文每用互見蓋周之言梁
亦同之梁之死周亦同之梁妻以有對君之言而傳
不必周之妻不哭也列女傳貞順篇云杞梁之妻無
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
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
而城爲之崩此亦專言杞梁乃說苑善說篇孟嘗君
曰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
崩城爲之阤又立節篇云杞梁華舟至莒爲莒人之
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隅侯重爲右曰吾聞
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隱侯
重伏柝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
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
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
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
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
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
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
崩此與孟子合且足以發明左傳舟周古字通趙氏
言城爲之崩本列女傳說苑所記也論衡感虛篇云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

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於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然則城崩之說由來久矣詩大雅皇矣不識不知識亦知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注】孟子言孔子爲魯賢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膰炙者爲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解祭之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爲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爲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

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
妙旨不欲爲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能知君子之所
爲謂凫不能知賢者之志 疏 孔子爲魯司寇○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
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三卿之
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然司寇
魯有以初命之大夫爲者孔子是韓詩外傳猶載孔
子爲魯司寇命之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邱命
爾爲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
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爲司寇及後二年出
奔邾也書於經以爲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
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來歸鄆讙龜陰
田聖人未嘗以己功而諱之豈有孔子出奔載諸策
書修春秋時竟削之哉毛氏奇齡經問云陳佑問司
空司寇皆卿名也魯之三卿則三家並爲之何有於
夫子此豈三家之外夫子別爲一卿乎抑亦即此三
卿而夫子代爲其一乎且三卿之名止司徒司馬司
空也若增司寇一名即六卿矣侯國焉得有六卿地

且司寇卿名也近淮南閻氏謂孔子初命爲大夫而非卿不知何據又謂侯國無大小卿魯國爲得有大司寇則是夫子爲司寇或有之曰大則未也曰魯國三卿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左傳文無可疑者特夫子由司空爲司寇則或代孟孫爲之或別設一官皆不可考惟禮注崔氏說禮云三卿周制立司徒兼家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則似家宰宗伯司寇皆司徒司馬司空兼官不必別設孟孫既爲司寇則不當又有司空夫子既爲司空不當又進爲司寇而子謂不然者據春秋傳臧孫紇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皆非孟孫叔孫兼官且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以求太宰是時羽父已掌兵柄見爲司馬而尚求太宰且不求司徒而求太宰則太宰非兼官且非司徒之兼官抑可知矣嘗讀書大傳謂天子三公皆六卿爲之而分爲二等一家宰司徒二宗伯司馬三司寇司空而三等之中又取每等之下者以爲名故曰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而其餘不然世但知三公爲三官而不知六卿皆公也由此推之則侯國三卿必仿其制雖六卿皆備而祇以三官爲名抑或設家宰時闕司徒設司

寇時闕司空皆未可知是六卿雖具而仍不敢爲三卿天子之公與諸侯之卿其制一也若謂孔子祇初命大夫而非卿則六官者卿名也六官在朝名官卿在鄉名鄉卿在軍即名軍卿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也或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魯本次國而夫子又異姓之卿不必爲天子所命而命於魯君則容有之然魯君所命歷有明據韓詩外傳云孔子爲魯司寇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邱命爾爲司寇此是命卿之辭非命大夫之辭也至謂侯國無大小卿魯但有司寇不當有大司寇則又不然王制侯國三卿俱有下大夫五人其所云下大夫者即小卿也所謂五人則公羊謂司徒司空二人司馬止一人統爲五人其以此爲含中軍之解或未可信然其爲小卿則說同也故崔氏禮注謂司徒以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寇二人惟司馬下祇小司馬一人爲五人是有小即有大小者大夫則大者卿矣夫子爲司空或是小卿故其進爲司寇則加大以別之此正由大夫而進爲卿之明證若謂夫子自稱從大夫後則季氏何嘗非魯大夫乎周氏柄

中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爲司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臧武仲爲司寇而經書臧孫紇出奔又儼然卿矣卿則非小司寇謂之大焉可矣至於相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如齊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產以介卿聽政是也成十五年公羊傳云臧宣叔者相也宣叔爲司寇之爲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或以爲攝夾谷之相者非也○注從魯至去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說文肉部云胙祭福肉也僖公九年左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此賜胙之事也燔與膰同說文作鐇云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鐇焉以饋同姓諸侯詩小雅楚茨正義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生民傳曰傳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遠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傳火即脟炙劉熙釋名釋飲食云脟

迫也薄㭊肉迫著物使燥也迫著卽近意脯炙謂近
而炙之卽傳火也考工記廬人重欲傳人注云傳近
也傳膊聲同義同也引詩在大雅鳧鷖第五章毛傳
皆以祭宗廟之明日設禮以燕尸故引以明宗廟之
祭有燔肉鄭氏以燔炙爲褻味乃配門戶小祀之用
檢氏所不取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齊陳女樂季桓子
微服往觀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
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
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
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江氏永鄉黨圖
考云孔子世家誅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適
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考十二諸侯表及魯世
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
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入
年當魯定公十三年齊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
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趙氏
不用史記而言從魯君祭於宗廟蒸以春秋書郊在
定公十五年夏五月辛亥時孔子已去魯也趙氏佑
溫故條云郊本魯之僭不當在常事不得書禮不書之例
魯蒸有時舉有時不舉故經有書有不書膰者祭肉

之名不必獨以郊是也賜大夫胙禮也不得一燔肉是君失賜胙之禮知者與不知者所見略同特以肉一以禮而皆歸過於君乃孔子以不欲歸罪於君而自以微罪行何也燔肉不至於大夫固君之疏亦從祭者之不備也我亦從祭者使君失賜胙之禮凡從祭者均不能無過則我黨皆有微罪我亦不免於微罪故以此罪行為聖人之妙旨也趙氏此解從史記夫子則非罪一言悟入蓋孔子當時臨行必自稱此罪故師己曰夫子則非罪也知與不知皆莫測夫子妙旨故云衆人不識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去魯曰遲遲吾行也正道路低回欲絕語何故前此助祭反舍未及稅所著之冕輒行以適他國不幾悻悻乎與接淅而異乎蓋孔子為魯司寇既不用其道宜去一燔俎又不至宜去二其去之之故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恆已亦帶有罪焉其所為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何若冕原祭服禮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今也戴於道路問尚非罪乎故當時不知者以孔子為為肉縱在知者亦以孔子為為無禮乃孔子之意則欲以己不稅冕之罪行不欲為苟去苟去猶言徒去空空而去無己一點不是處是為徒去樂毅

報燕王尚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況孔子乎又禮大夫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注云己雖遭放逐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稱己也史記世家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觀此似孔子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師己則送而解之千載而下猶可以情測云或云以膰肉不至遂行無乃太甚此之謂以微罪行魯人爲肉爲無禮之議正愜孔子微罪之心

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謀以功實淳于雖辯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孟子正義卷二十四終

孫授易詩校字